

# 石阡文化名人

## 李鴻恩

陈登寿◎主编



以度過一個悠閒  
歡在河邊稱為寫  
的地方重約。一  
是威欣慰。一  
一幽徑往上走  
祠、武侯祠等處  
遊思冥想，甚  
遠觀，石阡  
甚至文遠一  
却也歷歷  
洛洋社的  
鴻恩先生。這  
才氣十分了得  
還可感受到洋  
就算是一九  
先隊級一既不  
只喜歡在河  
阡夫抱盤膝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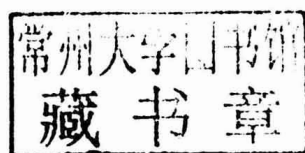


UNITY PRESS

團結出版社

石阡文化名人

李鸿恩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石阡文化名人李鸿恩 / 陈登寿编.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3.12  
(文化中国. 趵突泉文库)

ISBN 978-7-5126-2177-0

I. ①石… II. ①陈…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5434号

---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mailto: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

装 订: 山东省审计厅劳动服务公司

---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2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12月 第1次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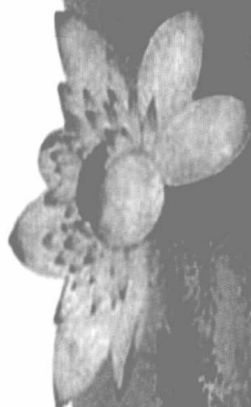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126-2177-0/I.84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献给

石阡建府六百周年（一四一三—二〇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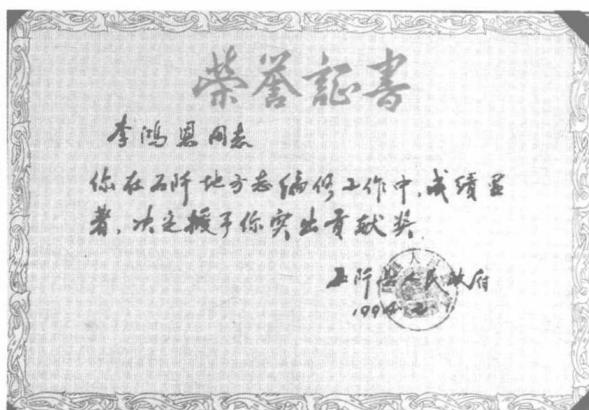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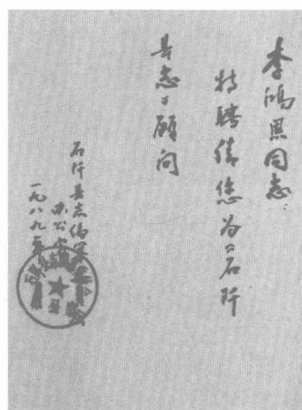
李鸿恩先生



在商洛诗社时的手稿



部分手稿和读书笔记



聘书及获奖证书



《石阡县志》编纂委员会工作人员合影。

左起前排：谭光安、杨怀胜、李鸿恩、徐大伦、杨沛伦、陶大敖、周汝君；后排：夏熙华、张光伟、黄顺时、聂光辉、刘昌华、覃智安、杨敏、杨军昌、覃礼玲。



李鸿恩（左一）先生与石阡中学第五期同窗在为石阡中学六十年校庆捐资修建的石碑前合影。



先生故居



先生子女：  
 上图前排左起：长女李孟新、重孙女卓一诺、长婿陈登寿；  
 后排左起：次外孙女陈靚、长外孙婿卓飞、长外孙女陈朝静。  
 下图左起：子李孟苏、次女李孟光、次婿白先荣、外孙女王丽娇。



# 李鸿恩先生生平简历

李鸿恩 (1923.07—1996.04)，男，侗族，无党派民主人士，贵州省石阡县汤山镇醒狮街人。家庭出生小手工业者，初中学历，会计师。建国前曾任县政府电话管理员、财政科主任科员、教育科督学、税征处课长、县参议会助理秘书等职。建国后任城关区政府干事、县商店会计、县供销社财会股股长等职。

先生一生聪颖好学，博览群书，能文善诗，作品颇丰，19岁时加入阡人“商洛诗社”，口拈七律，语惊四座。平生专习经济、礼义待人、治事严谨，时人盛赞。1957年被错划右派，蒙受开除公职不白之冤，“文化大革命”复遣僻乡。一生坎坷，幼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1979年甄别复职，1982年因病退休。后受聘县志编纂顾问，竭尽心力。正欲颐养天年，奈肝肾为患，不幸于1996年4月16日辞世，享年73岁，其时凭吊者甚众，阡人以“德配为范、才配为范；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赞誉怀念。

1931年—1937年：在石阡城小读书。

1938年—1940年：在石阡中学初中读书。

1941年—1942年：在贵州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电讯人员训练班受训四个月，后任石阡县城乡电话室管理员（1942年兼防护团警报股长）。1942年参加“石阡商洛诗社”。

1943年：任财科事务员、科员，兼任修筑黄平飞机场民工总队财务组员。

1944年—1945年：续任财科科员，调会计室工作。

1946年：上半年任财科主任科员，下半年调教育科任督学，兼城区小学六年级国语教员。

1947年：下半年以现任税捐稽征处课长名义在省训团财务组受训三个月毕业，参加甲级财务人员普通考试及格。当年，被县聘任为“青年节论文竞赛评判员”。

1948年：稽征处实未成立，调会计室工作。续兼城小六年级语文教员。

1949年：任财科主任科员，农历七月辞职。任县参议会助理秘书。九月偕爱人黎祖珍到思南塘头给继岳父王万杰祝寿，24日石阡解放。

1950年：任汤山镇镇公所干事，获征粮模范奖励。

1951年：1至5月任城关区人民政府财粮干事，后调任县商店会计。

1952年—1957年：调任县供销合作社财务股长，兼任工会财务委员、县办农业合作社会计训练班教员、县属财贸系统干部业余学校统计教员等职（1957年任会计科长，上半年被评为“三等先进工作者”，12月沦为“右派分子”）。

1958年—1970年：1958年1月下旬，以“右派分子”名开除公职，旋即参加城关公社社办企业陶瓷小组任会计；1960年，母亲伍开云病故；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沦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970年5月，全家受其株连，一并遣送下放五德区地印公社李星大队小冲河生产队。

1971年—1978年：在小冲河“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爱人黎祖珍、子李孟苏分别于1971年9月、1976年3月病故于农村。1978年6月20日，中共石阡县委以石委（1978）000015号文决定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同年11月恢复公职，回县供销社工作；12月28日县公安局以（1978）石公摘字第06号决定书摘掉“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

1979年—1982年：1979年1月到县供销社报到；3月19日县委作出：错划为右派分子改正决定，同时作出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级别决定；是年参加省供销合作学校干训班学习并恢复县供销社财会股长职务。1982年因病退休。

1983年—1996年：退休后留用县供销社继续工作。此间，被评聘为会计师、县会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县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同时参加若干有益的社会活动。1994年2月获石阡县人民政府县志编修突出贡献奖。1996年4月16日病故于醒狮街老宅，享年73岁。

# 序

## 一介布衣的文化耕耘路

陈登寿

1996年4月16日，敬爱的李鸿恩先生——我的岳父与世长辞了。我和妻女悲痛不已，先生生前好友及同事无不扼腕叹息。

先生生前虽专习经济，但对于石阡文化情有独钟，尤通诗词楹联，为此付出一生心血。作品颇丰，功底深厚，时人盛赞。整理出版他的遗作，对于我来说，不仅是简单的尽孝，同时也是完成先生好友十七年前的嘱托和夙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展示石阡文化底蕴，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社会责任。先生遗作传之后人，大有裨益。

### 家道艰难 倍受坎坷

先生1923年7月出生于小手工业家庭，祖父李香泉是石阡著名乡绅，曾资助过创办石阡中学。祖父逝世后，家道中落，父李德昌，母伍开云以织布为生，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先生十二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孤儿寡母四人失去主心骨，生活举步维艰，先生初尝幼年丧父之苦，家困之际，先生读书更加勤奋刻苦。勉强维持到初中毕业，迫于生计，忍痛辍学，步入社会谋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1948年10月，与妻黎祖珍结成伉俪，从此相依相偎患难与共二十三年。祖珍从小也是个苦命之人，其父广西籍，青年时投笔从戎，随部队开拔后与家人失去

联系，至今杳无音信。实际上少不更事即失去父亲，其母走投无路，不堪生活重负，再嫁王万杰（石阡中学第一任校长），祖珍随舅氏生活。先生与祖珍情投意合，惺惺相惜，洞房花烛夜，相拥而泣：“洞房花烛夜，女忽涕泪连。自言慈侍下，生活苦熬煎……读书随舅氏，弹指三五年……我亦早失怙，闻言亦哽咽。灵犀一点通，相慰前世缘”。

1950年3月，先生经副县长成玉珊推介，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任汤山镇公所干事，县商店会计，县供销社财会股股长。从此接受党的教育，感恩党的培养，忠诚党的事业而痴心不改。在工作岗位上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多次获奖励表彰。

1957年，全党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意见。先生怀着一片赤诚之心，针对机构臃肿、领导职数偏多提出“精兵简政”意见，针对干部使用“重德轻才”或“重才轻德”现象提出“德才兼备”意见；针对经济建设中的弊端，提出不能硬搬苏联经验，而应实事求是；批评个别领导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严肃认真，搞“官官相护”。这些善意的建议后来变成了“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民主集中制、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斗争。1958年初，宣布“划为右派分子。为纯洁革命组织，着予开除工作籍回家，交群众监督生产”。由此，蒙冤受屈二十余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先生与其他“十八类人员”一样，受到了比“反右”更加严厉的冲击。批判、斗争、检讨成了家常便饭，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将先生大量藏书、手稿焚于一炬，真正“革”了文化的“命”。多年以后，先生对受到不公待遇泰然处之，“一笑泯恩仇”，对失去的藏书、手稿则痛心不已。

1970年，以战备疏散名义，全国又掀起了一场疾风暴雨般的遣送下放运动，使当时包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内的所有“阶级敌人”，并累及家属子女又一次蒙受迫害。

1970年5月初，先生接到了遣送令，责令即日起程坪地场，接受劳动改造。其时，长女李孟新已先期以知识青年待遇，安排在五德区地印公社李星大队李家园生产队插队落户。

接到遣送令后，已患肺结核病的妻黎祖珍深思半晌，含泪说：“鸿恩，自从嫁给你那天起，我立誓无论富贵贫穷、顺境逆境，生生死死都要与你在一起。你孤身一人去农村，我们怎能放心，全家一起去吧，好歹也有个照应。”祖珍虽是个纤纤弱女，也是个有文化、有思想且性格刚烈之人。先生开除公职后，蒙街道居委会同

情，安排在醒狮街陶瓷购销组担任会计，微薄收入难以支撑家庭，黎祖珍以一技之长，代人织毛衣获得些许收入，聊补无米之炊。曾以超人的毅力坚持三天三夜，织就两件毛衣。长期超负荷劳动，致使身败力颓，不幸患上了肺结核，这在当时是列为不治之症的。

在要求全家去五德与长女在一起的申请得到许可后，先生一家迁往五德区地印公社李星大队小冲河生产队，当时子孟苏15岁，幼女孟光仅6岁。生产队见这一家老病幼弱，无论如何不予接收，千恳求、万拜请，生产队终于答应：除非李孟新从李家园落户到小冲河，否则，没有商量的余地。最后，经过一番曲折，一家人总算团聚在小冲河，安营扎寨。

先生被错划右派后，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还没有意识到蒙受的是不白之冤。始终觉得自己有愧于党的培养教育，始终以虔诚的态度接受改造。当时，公社革委会规定，凡地富反坏右，要定期向公社无偿缴纳柴火，以示惩戒。妻时有怨言，先生劝慰：“份子交柴三百斤，荆妻议论亦纷纷。一言君病宜轻减，二叫儿帮互送迎。我想完全违政策，何能彻底得新生。须知劳动光荣事，少量多番总能成。”在《忆姊妹》七律诗中，也有“换骨诚心抛旧我，脱胎宁愿作新人。何时姊妹重相见，改造生涯一笑论”等诗句。说明先生是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

1971年9月，妻黎祖珍贫病交加，以致卧床不起，病入膏肓。16日，与世长辞，终年43岁。先生又一次遭受中年丧妻之痛。其妻亡时，长女孟新远在玉屏修建湘黔铁路，家中一贫如洗，连买一幅薄棺也成奢望，只得将床板抽出，连夜请人赶制木匣装殓，草草安葬在小冲河的深山密林中。后来，先生恢复公职后，我与妻曾提议将岳母遗骨迁葬回城，先生叹曰：“青山处处埋忠骨，就让她在那里安息吧”。先生去世后，我偕妻去地印，将岳母遗骨迁回安葬，其墓已不存，冢上灌木丛生，遗骨与泥土、树根混杂在一起，真正与天地同存了。

1976年，先生一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转眼间度过了六年。孩子们已逐渐长大成人。随着林彪叛逃、自取灭亡，邓小平三起三落，国内政治斗争也时紧时松，对先生这样的坏份子的管束似乎也没那么严厉了。1974年，长女孟新已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推荐到铜仁卫校学习。子孟苏刚过弱冠，与当地姑娘缔结了秦晋之约，1976年元月，县知青办将其政治待遇明确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1976年3月26日，厄运又一次降临先生。头两天，孟苏突感不适，高烧不退，周身酸痛，四肢无力，以为患感冒无甚大碍，第三天，高烧越甚，以至牙关紧

闭，意识模糊（后经医生判定，有可能患钩端螺旋体病）。先生着急不已，去公社卫生所求医，不期医生已全部集中到县城政治学习，打电话给在县医院实习的孟新，无奈整天均无法接通。叫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眼睁睁看着爱子溘然长逝。苍天无眼，悲泪长流，先生再次遭受老年丧子之悲。

1976年10月，“四人帮”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宣告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结束。党在政治上进入拨乱反正、经济上全面整顿的新时期。先生由此获得了新生，继1978年6月县委行文摘掉右派分子帽子，11月安排在县供销社财会股工作，12月公安局行文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后，1979年2月县委对先生又作出：“错划为右派，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工资级别。”的决定。此间，先生好事连连，喜事庄庄接踵而至。“八年思过在农村，累及妻儿命不存。夜听鹃声难入梦，日看鸟哺倍销魂。恨无灵药医吾病，喜看明珠耀我门。右派头巾欣摘掉，盈眶热泪感殊恩。”“重阳节，日光红染霜林叶，霜林叶。高天云淡，故乡云白。龙山落帽希豪客，好意恰是佳期得，佳期得。眶盈热泪，胸腾热血。”这是当时先生落实政策后欣喜若狂，心潮澎湃的真实写照。

先生一生家道艰难，倍受坎坷。饱受幼年丧父之苦，中年丧妻之痛，老年丧子之悲；错划右派、开除公职、复遣僻乡，蒙冤受屈二十余年之难。

先生也是幸运的。不管遭受任何打击，以病体之躯，处变不惊，随遇而安，顽强而乐观地活着。全国错划右派55万，能活到沉冤昭雪的只有十万多人，先生是十万分之一，终于等到了“明珠耀我门”的那一天，实属不幸中之万幸。

先生落实政策后，焕发了青春，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热情和创作激情，平生所学得以发挥，践行了“感殊恩”的承诺。此是后话。

## 聪颖好学 博览群书

先生一生聪颖好学，博览群书。小学至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众人喻为“神童”。父逝后，怜母亲持家之难，虽辍学而弃之不舍，心有不甘。先生自序曰：“吾父早逝，故余初中毕业后即失学，步入社会。自感才疏学浅，不足以应事，乃自修四书、古文、诗经、离骚及续唐诗等，旁及西厢记、三国演义……，现代‘五四’时期作品亦多涉猎，焚膏继晷，孜孜不倦”。仿效刺股悬梁，不畏严寒酷暑四季刻苦自修。立志“学海无涯宜进取，岂甘雌伏不雄飞”。先生逝后，世人

叹曰：“鸿恩学识岂能以初中衡之，大学教授足矣”！

“神童”亦即天才，天才来自勤奋，绝不是与生俱来。先生对知识的渴求程度，如吮甘露。遣送农村时，不顾白昼劳作之苦，每日必挑灯夜读至深夜。妻怨道：“你已至今日，读书何用？灯油钱何来？”先生一笑置之，但仍“恶习”不改。妻无奈，只好任其所为。在农村时的作品，亦大多是在这种环境下完成的。其作品均书写于学生练习本及包装纸上。纸张厚薄不等，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笔迹钢笔有之，铅笔有之。唯笔划工整，一丝不苟。

近古稀之年，先生与我一家生活在一起。一年冬天，寒气咄咄逼人，我与妻早早起床，将火炉生起即去上班，出门时，嘱先生起床后，自行加煤取暖。我下班后，见先生在火炉旁捧书攻读，炉中之火竟已熄灭。我说：“火已熄灭，没感觉冷吗？”先生回过神来一笑说：“全然不知哟”。心无旁骛、神入书境，可见一斑。据我妻回忆，先生迷恋书本，多次误事，以后家事也就再不寄望于他了。

整理先生遗作时，翻阅其稿，使我大为惊叹。读书笔记竟有近百万之数，多是恢复公职后所记。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医学、音乐等。先生退休后，曾向《贵州文史丛刊》编辑部函购尚未订阅之存书，并从此长期订阅。在文史丛刊杂志上，均有眉批，重要的文章还摘抄或重抄于读书笔记上。

先生博闻强记。遗有 1978 年在农村时的两本诗抄，两本诗抄均凭记忆抄录。一本抄录的是古诗词，一本抄录的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鲁迅等革命家和文学巨匠的诗作。其中古诗词 183 首，毛泽东等人诗词 111 首。先生在诗抄前言中写道：“谚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余年十九，始读诗，尤爱读唐诗，而以律诗为最，然不求甚解，徒爱其对仗工稳，声韵铿锵而已。岁在丙午，古典书籍悉付焚如，欲重购置之，遍求未得<sup>①</sup>。幼女孟光小学毕业，获此小册，转以献余，思有以利用之，乃回忆旧读诗歌，抄录其上，唯因体弱多病，神衰健忘，能背诵者，十得二三，标题作者均不能记，字句错讹，亦在所难免，兹特暂抄附后，俟他日资料具备，再行校订补正之，至于精华糟粕，俱收并蓄，批判继承，力未能及，倘天假我以年，健康恢复，或能进一步学习，以定去舍乎。”笔者曾以此诗抄对照过原著，竟连红楼梦中的《葬花吟》、杜甫的《长恨歌》这样的长诗，居然一字不差，一字不落，一字不错。由此推测，先生已将这些诗词诵读过无数遍并透彻理解，烂熟于心。否则，再有超强的记忆，也难以做到。况且，这是在失去爱子不久，精神遭到重创的状况下完成的。

先生体质不佳，病体之躯，伴随终身。受石阡一代名医李实甫、陈恒益等影响，一度想学医做一名医生，以聊解家困，疗养自身，受益他人。于是潜心攻读《医古文》、《黄帝内经》等，试辨阴阳五行，欲行妙剂银针。不期错划右派后，噤若寒蝉，所学医技只能自用，不敢问诸于世。1970年遣送农村后，重操旧业，跋山涉水，遍识百草，绘制简图，性味功能记录在册。先生一家及近邻乡亲偶患小疾，或赠以单方，或施以针灸，求痊愈，缓急疾，深得乡亲赞许，家有重活，均乐于相助。

先生精通文言白话，诵读英文朗朗上口，爱好音乐，不时将自作诗词谱以曲目，击桌而歌，雅兴十足。

## 能文善诗 作品颇丰

先生一生勤于笔耕，作品颇丰。时过境迁，散失不少，现存文稿多系晚年新作。

本书搜集的先生1938—1949年的诗词遗作，多是在平冤反正后，通过他本人回忆记录下来的，1993年，先生成稿后，自序曰：“余旧有白话诗文稿一卷，近体诗词稿二卷，皆手书小楷。前二者收录了1938—1941年作品，后者收录了1942—1949年作品。解放后六七年间大多从事繁重的经济工作，又缺乏知音唱和，故创作极少。1957年末不幸被划为右派，近体诗稿散失，其余作品悉在‘文革’中被‘红卫兵’焚毁。随之而来的1970年全家被迫下乡，造成家破人亡的惨剧。自1957—1978年摘帽改正，这二十一年间思想遭到禁锢，嘴上也有一张无形的封条，偶有感怀之作，多为腹稿，不敢形成文字。长期的政治、经济双重压力和病魔缠身，导致夜不成寐，因默念旧作，借以引入睡，我惊奇地发现，青年时代所读古书文（包括长篇）记忆犹新，而自己创作，则十得三四。今年屈指七十，恐来日无多，体虽病弱，尚能运笔，特回忆旧作，稍事整理，以遗后人。史迁曰：‘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然今非汉时，其人又安在哉？”

1941年秋，由县城士绅李恭甫发起组织“商洛诗社”，附庸者有李实甫、曹存祯、陈恒益、杨乾珍、杜秩阶、吕勋臣、蔡云卿等乡绅名士、墨人骚客。诗社不时以诗会友，春夏聚会于“小芳园”<sup>②</sup>，重阳相逢于谪仙楼，即景生情，抒怀胸臆，针砭时政，忧国忧民。

“商洛”，以商山洛水而得名，辖商州区和洛南等6县，是战国时期著名改革家商鞅的封地，位于陕西东南、秦岭南麓，风土人情兼北国之粗犷，融江南之灵秀。李白、韩愈、白居易、贾岛、柳宗元、杜牧、李商隐、等历代文人名流，曾寓居、遨游于商山洛水之间，迷山水、运神笔，留下了数百篇脍炙人口的千古佳作。汉曹植、司马迁，东晋陶渊明，北朝庾庚信，唐王李世民，宋代寇准、司马光以绝妙笔调，浓烈诗情对商山洛水作了出神入化的描绘，无不为此块热土增添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秦楚文化与汉唐文化为一体的商洛文化③。诗社冠名“商洛”，既有对这片文化故土的迷恋与向往，更有对众多文化名人的崇拜与敬仰。

杨沛伦先生曾对诗社冠以“商洛”作过如下研究：何谓商洛？商乃五音中的金音，声凄厉，与肃杀的秋气相应。洛，取洛诵之意，即反复诵读。诗社虽订每岁重阳节在温泉太白楼聚会，而其名应与当时的时政大有关系，不难看出诗人们的心境。

先生19岁入社，是诗社中年龄最小者，次之曹存祯，时已42岁。先生口拈七律，语惊四座，深得社中诸老赏识，曹存祯曾作诗以阮咸喻之。其时，就职于贵阳之阡城名人杜湘竹返乡省亲，招饮诗社，惊闻其才，当众令先生赋诗，先生略加思索，口诵七律一首：“商山洛水有余风，杜老归来气更雄。声价曾经空冀北，文章早已遍黔东。烹鲈笑客思天外，捉鳖哀时处瓮中。满面流霞何惜醉，品题佳士愧雕虫。”杜老赞不绝口，诗兴大发，步其韵而和之：“一宵千里快乘风，想见青年意气雄。识得文章真价值，岂徒声韵响丁东，聿修端要植基早，写照妙从阿堵中。自有玉溪家法在，慎勿似我蠹书虫。”

1986年，县文物管理所修缮禹王宫山门，门前两幅对联残缺甚重，文管所多方征求，众人因时久不复记忆，一筹莫展，即请先生解难。先生据原意，贴“禹王”，予以复原，将残存之字巧妙地嵌于联中，世人认可，莫不钦佩，叹曰：“此事非鸿恩圆成，他人恐技穷难及矣”！

先生一生热爱家乡，常以妙对赞之。“石门关锁，五老峨峨东峙，虽有意乎伴云，岂无心乎出岫，巧拈文笔，霞描燕剪莺梭，闲揽平崖，榜缀夭桃艳李，更洞存八景，浦涌千澜，开天劈地几千年，还看不尽人间春色；阡陌纵横，一江滚滚北流，每牵情于古渡，仰遗爱于长堤，敢夸灵泉，穴藏龙雷疏火，遥听琵琶，音消卧浪彩虹，已车通四方，宫复万寿，革故鼎新数十载，会建成个世上乐园。”此联以“石阡”二字冠首，既蕴含石阡名胜古迹，又表达了对石阡发展的期盼，实为妙对。